

婦人之夢

安娜。台絲綠絲給克勞特。台賴。托爾

七月三日，在林臺斯。

你爲什麼不肯信我呢？這真是十分稀奇的嗎？是的，我是幸福的。那個你稱做了一個夢的東西，我已在那裏面生活過來了，或者可以說，我是睡眠在夢裏，而此刻還沒有醒來。現在，是早晨了；我的甜蜜的睡眠裏發生了小小的不寧靜了，但我仍然睡着。假使我張開我底眼睛來，他們一定含有剛才微笑過的魔力吧，而且，我知道，你可以在我底眼

睛裏面，念着一篇很長的快樂的大禱文，使你的心被祝福，被迷惑啊，當你望着我的時候。現在，你是什麼都看不見的；我底眼睛仍舊緊閉着；他們是蒼白的，幾乎是悲傷的。昨天有人告訴我，我的氣色是憂傷的。這是實情。我是十分反常地幸福，使我面上深現了一些家畜的愚笨的神氣。牛兒們彷彿帶了一副非常憂鬱的神氣，在反芻着，這，因為牠們是幸福的。即使我也憂鬱地在反芻我的幸福吧，但那些帶了痛悔的心來和我說話的人們，是立即受着責罰了；我狂笑，我張開我底臂兒來，我倒轉了我底頭兒，我彷彿像一朵罌粟花浮盪在風裏，所以寒涼的波浪可以滲入了溫柔的，紅色的花肉底懷抱的最深處了。從前，M——是知道的，沒有東西能夠像憐憫那樣刺激我對於歡樂的慾望的。無論何時，假使他詢問我，爲了什麼我憂鬱着，我立即覺着自己是快樂且顫慄的了。我曾經以我的態度的天真，以我對於生活的一切要求的順從，譏誚過來多少人！這有什麼關係呢，因為我是幸福的！

克勞特.台.賴.托爾給安娜.台絲綠絲

七月八日,在拜斯。

……但,我親愛的安娜,我向你談起了幸福,而你却回答我轉眼飛逝的,不能在我底生命裏留下絲毫痕跡的歡樂的暗示。或許是這樣的,沒有歡樂則幸福是不可能的,但歡樂自身是如此小,如此無定啊……含了二行淚,號叫着有如一隻野獸,這是多羞人的事!那不是你的祕密。這是由於你的天性,這是由於朽霉你生命的冒險行爲啊。如你更

幸福，我也將更愛你，但你到底爲了什麼而幸福的？

安娜。台絲綠絲給克勞特。台。賴。托爾

七月十五日，在林臺斯。

……你爲什麼不留下點痕跡呢？去習練留下點吧。我們處處都破壞不得感官的鎖鍊，讓任性或天性指令着你吧。假使你彎下你的身，去拾起一塊在塵土裏閃耀着的石子來，或許僅僅你底手指觸着了石子，就可以安慰你悲傷的瞬間了。一個小孩子只要一觸着石子，就會忘却那還在他膝上流着血的創傷。當他玩着那使他受傷的石子的時候，他

的天真的肉體忘記痛苦了。然而你所鄙薄着的石子，却正是一種光澤非常美好的寶石；他們可以迷惑了婦人們的眼睛而無惶愧的。項鍊就是用這些石子穿成的，那是可以溫暖人的心，而且栽下了一朵鮮花在頤頰上，有如百合花床裏的一朵玫瑰花。你是喜歡幸福的，那就是說，你是喜歡生活的，而你又正是誤解生活的呀。你要採玫瑰花，你就將玫瑰花叢樹搖蕩着，但當你看到花瓣掉在你的指縫間，且給風捲跑了，你又驚駭起來！

親愛的克勞特，不是這樣做的呵。去吧，去漫步在你的玫瑰花叢樹旁吧，你不要去想念別的事，只想着那漸漸地將你的願望蘇醒轉來的花香；於是你的手兒會自動地伸出來，不怕花的刺，也沒有覺到花的刺，向那一朵唯一的玫瑰花伸過去，因為這個早晨祇有一朵玫瑰花呵，它是爲了你開放着。摘下它吧。溫靜地折下花梗來。用你的指甲去摘去了每一個花刺。於是將花兒佩在你的胸衣上。那裏祇有一朵玫瑰花呵，但也有別樣的，那是藍和青的，紅的，白和金色的別的小東西呢。那裏有給

你每一個手指的愛；但也有別的愛，給你底眼睛，給你底唇，給你一切可愛的纖維。你是美麗的；你發現了沒有？當我們分離了的時候，我幾乎嫉妒着你的富麗的青春；我能夠猜想你今日的燦爛——而你是受着苦！你還不夠美麗，使你底天色和你底外套的顏色會令愛着你的他悅意嗎？我記得的：你崇拜着你的美，而且爲了你個人修飾着你的美，冷嘲的偶像呀；現在你後悔那給你自己的禮物嗎？真的你和我太不同了，我不能了解你。假若我要回憶我底幸福時（但我是不會的，）我會發現我底幸福完全是爲了這，爲了我曾經整個地，赤裸裸地，天真地且忠實地獻過身，彷彿我像一顆桃子似地曾經溶解在那個嚐着我的滋味的男人的口兒裏。我是愉快地給消滅了。

克勞特.台.賴.托爾給安娜.台絲綠絲

七月二十日,在拜斯。

你仍舊沒有確切地告訴我,使我可以明瞭你的生活。我們互相通信一年多了,但我知道,在實際方面,結果我們反漸漸地互相更不了解了。你還記得我在聖心時的嗜好吧,我自己覺得,我的脾氣一向沒有什麼改變過。不管我底盛年的燦爛,我仍舊能夠穿着我十年前穿過的衣服,只緊了一些。這是實情吧,我是美麗的;這使我感到了驕傲,但不使

我感到幸福。你看，我底像片是在微笑着呵。這微笑，不是一個謊；是一種習慣。而且在這種地方，我又和你不同了，假使有一天我忘記了戴上我的假面具，若有人敢來可憐我，我想，我一定要怨恨他的。但不會有人來可憐我的呀，或者這個機會也永遠不會遭逢的。我顯露了我要顯露的，而且這使我感到了安慰，在衆人之前。

唉唉，我是永遠不會去漫步在玫瑰花叢樹旁的，請你相信這句話吧！我沒有什麼可以對花兒傾吐，它們也沒有什麼可以對我說。我的一切都是沈默且沒有香氣的了；我是厭煩了。我親愛的，獻身嗎？但是我從來沒有勇氣去這樣做，我是疲倦了。而且那裏來的機會呵！我幾乎已經告訴你我的全部的故事，然而我還沒有告訴你，那些組成這個故事的人們的名字。真的，我已經忘却了他們的名字了，甚至我前月送走的，因為太熱烈地擁抱我而送他走的那個他底名字也忘了。我不敢想像你所說的，桃子般溶解在嚐着你的滋味的男人的口兒裏：我是恐懼着，我怕這是淫蕩呀。無論何時，一旦

想到了我自己幾乎給醜惡的欲望纏住了，我就立即跳過了溝壑，從野獸的嘴裏跑走了。難道一個美麗的婦人不應當被人純潔地戀愛着，有如一個傳奇中的人物，或大理石的像頭一般地被戀愛着嗎？我們縱不能從男人們那裏勒索許多愛情和許多尊敬，難道連要求一點小小的謙恭和一些偉大的莊嚴的權利都沒有嗎？難道，因為我們底手兒讓人親了吻，我們非把手臂和全身都獻給他不成嗎？男人們是追逐者呀。當我最光榮的日子，我祇能做一個牧羊婦。我從來沒有欺騙過我底丈夫。自然，這也是實情，我訓練我自己不去愛他，而他却片面地愛着我；現在我使他受着苦了，雖然有時我也想哭，降服了在他面前吧。我哭了，但我不很清楚爲了什麼緣故。你不要爲我煩惱吧；這是不會持久的。我有許多方法來擾亂且迷惑我自己！

附白——不要忘記了，送給我你的像片。

比爾·倍辰給保羅·皮賴斯格

七月三十一日，在巴黎。

……我從拜斯回來了，在那裏我住了一個多月。她底丈夫答應她（即克勞特——譯者）到門外去扮姿勢，在長滿了楊柳與蘆葦的小島上面，一個大池塘中央。每天在晨光曦微中我們出去了。台——先生念着新聞紙，抽着烟草，帶着一個目下僅僅爲了婚約關係還做着丈夫底人底淡漠的神氣，然而他，却依舊非常滿意有一個如此美麗的妻子，依舊向她

承歡，而且盡力幫助她顯出適當的美觀來。扮姿勢是最簡單的。當初我曾想到那些著名的麗達的名貴的姿態上；我祇想把充滿了飽滿的情緒的米蓋盎琪羅的麗達搬到了曠場上，或者却賽里奧的麗奎吧，在她的很慎重的肉感裏同時隱隱地流露着蕩意，她底左手非常嬌俏地愛撫着一個幻的愛人。但我所需要的，却是一個有教訓的且馴服的模特兒吓。因此，我答應我底麗達隨她自己的靈感去裝姿式了；我不固執於任何一種特殊的姿勢，而且我尤其不要固定的姿勢。我興奮地且愉快地草成了十二幅畫稿，每一種姿式都畫了一幅；我將不再修飾這些畫稿了，而且或許我將它們陳列在一塊，有如瑪訥忒陳列他底磨石，他底白楊樹和他底大寺院一般。

這是我們進行的歷程。我們乘着船兒到了島上之後，我們就步行着，去尋覓一塊沒有太陽也沒有旁觀者的隱蔽的地方。一旦尋到了，我就放好了我的畫架，而台——先生每天都叫我去私談，請求我同樣的行動慎重點，咀咒得，我變成了悲苦的沈

默的。當我們轉來的時候，麗達坐在近水的船邊上，用她底手兒喂着一隻高大的野天鵝，它輕輕地拍拍它的翅膊，掠過了水面，於是有如一隻平板船似地，又向那個向它伸着手臂的青年婦人飛回來了。當飛近了她身旁的時候，這長蛇似的鳥兒引長着身子，滑過了她的底腿，飛向高伸着的手上去；有時，這鳥兒底闊大的，天使般的翅膀會掩覆着一個愛人兒的顫抖的身體，約摸有一秒鐘的時間。一天，天鵝的黃金般的眼睛彷彿迷住了她，於是這易受騙的麗達緊緊地閉住她自己的眼睛，預備舉行神話的夢裏的虛幻的結婚了。然而，這鳥兒一旦吃完了麗達的顫抖的手兒所揉碎了的麵包，就飛了開去，在一朵雲裏不見了；它心滿意足地拍拍翅膀，有如一隻鴨兒。這是我們的最美麗的姿式了。馬丹台——那時肯定地對我說，在溫暖的，雖濕淋淋的鳥羽底撫愛下，那一剎那，她真感到了一種渺茫的蕩意；當那鳥兒在她頭上展開了它的翅膊，她是決定了一動也不動……………我不知道她底丈夫對於她這種頗瘋狂的經驗可引起了什麼感想，

然而他此後却不露神色地去留心嚇走了那天鵝，它依舊停留在池塘裏的，但便是一剎那也難得再來沙洲上啄食了。我已將這最後的三幅姿式移到了我的圖畫集的前面，在這三幅畫裏，鳥兒像煞一個懦怯的愛人，彷彿在向她求愛一般地。

麗達真絕色；我從來沒有看到過一個裸體有這樣美麗的體型和這樣美麗的又活潑又朦朧的顏色。我打算用一句話來表明那流漾在她肌肉裏面的混合的色調——楊柳的藍色影子，小小的紫羅蘭的影子流動在肌肉裏，闊大的紀念碑似的金色的陽光落在她的肩頭上，但彷彿又跳了起來，像從朱紅色的水面一般，跳在手臂和膝踝上了，於是又閃閃灼灼地爬上肚子，然後被一個昏暗的新月吞蝕了玫瑰色的象牙般的皮膚給這些映得活潑潑的；在這一條光底路線下，她底乳峯顯得更活潑且更自由；雖然跟了身體的每一個動作而改變乳峯底模樣，但它們永遠是純潔的呀。它們像兩朵裹着蓮紫色的又琥珀色的心兒的大花朵，像兩隻斑斑地染着殺人的血的平板船的船頭！……老實說，而

且讓我補足我底抒情主義吧，我必須承認，雖然這兩個船頭給許多胸部壓碎了，但它們却從沒有刺傷過一個。它們是淫蕩比殘酷更凶些吧，可這婦人却美麗得非常，假使她是屬於我的，我會什麼東西都答應她呵。我相信，在某種程度內，美真是一個偶像呀，它有權利把自己底臂膊獻給她所喜歡的人去親吻着。我的麗達決不是這類美麗小婦人們之一，她們底僥倖的美，一絲一毫地，都是那個喜歡她或愛她的男人所創造出來的；對於這類婦人們，我們是可以正當地嫉視着的，因為她們真的完全是我們底手，我們底唇和我們底眼睛底作品。一個麗達決不能夠這樣子的。她是完全的。假使愛上了她，他不能在她底身上再增加些什麼東西的。對於這樣的婦人，我們是什麼也不能給她的，甚至給她快樂也很困難吧，因為她帶了藐視來接受你給她的快樂，她幾乎認為這是一種問候罷了。當她在一個男子的恭敬的懷裏忘記了她底至美時，那末他縱不是她的情人，也成了她的崇拜者了。呵，我以一個畫家兼男人的資格愛着她，而且這六

個星期我認爲是我平生最美麗的日子了；這六個星期是奧里潘斯似的（註）。我天生沒有一付神底骨髓，而我又愛她這麼凶，所以我是病倒床上發燒了。現在我的發燒又再度地厲害起來。我逃了，因爲畢竟畫圖是第一目的啊，是嗎？

註：奧里潘斯是神話中一座衆神的座位底高山。（譯者）